

发现西藏书系
关于西藏的名著

● [意大利] 图 齐/著
● 耿昇/译
● 王 尧/校订



西藏宗教之旅

XIZANG ZHONGJIAO ZHILU

中国藏学出版社

关于西藏的名著

西藏宗教之旅

[意大利] 图 齐 / 著

耿 昇 / 译

王 尧 / 校订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宗教之旅/(意大利)图齐 (Tucci, G.)著；

耿昇译· -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9

(发现西藏书系/班果主编)

ISBN 7-80057-392-3

I . 西… II . ①图… ②耿… III . 喇嘛教-宗教文化-西藏

IV .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第 40193 号

书 名 西藏宗教之旅

著 译 者 (意)图齐著 耿昇译 王尧校订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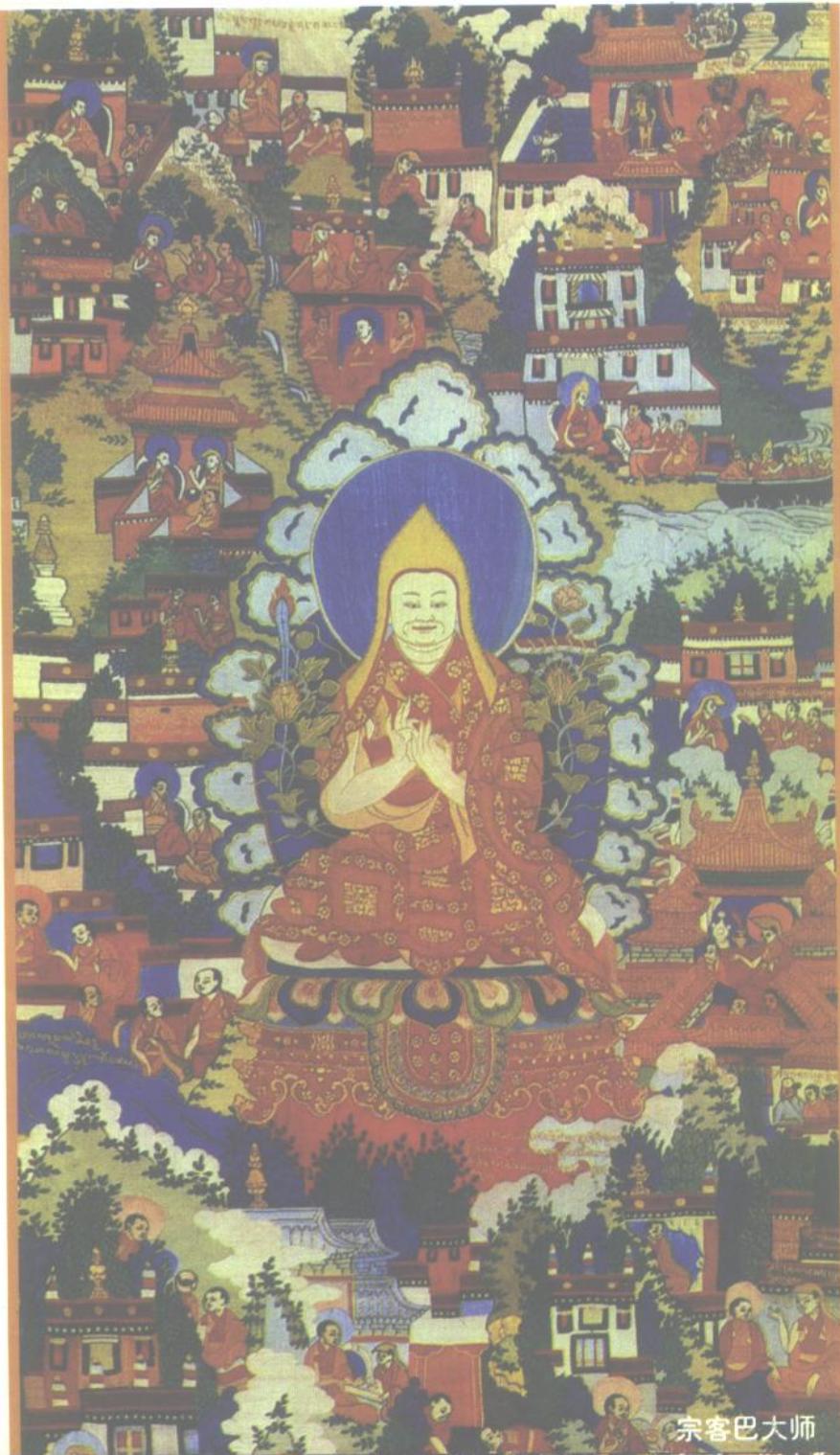
规 格 32 开 (850×1168 毫米)

12.75 印张 4 幅彩图 28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宗客巴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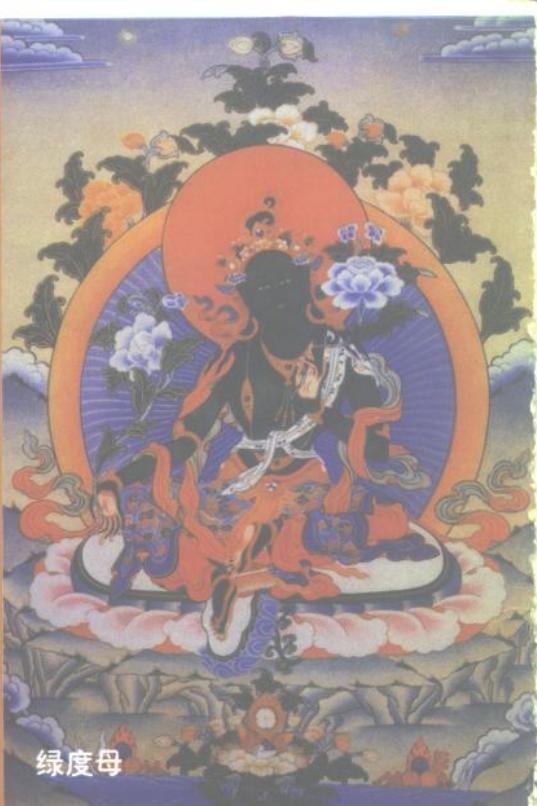




宁玛三根本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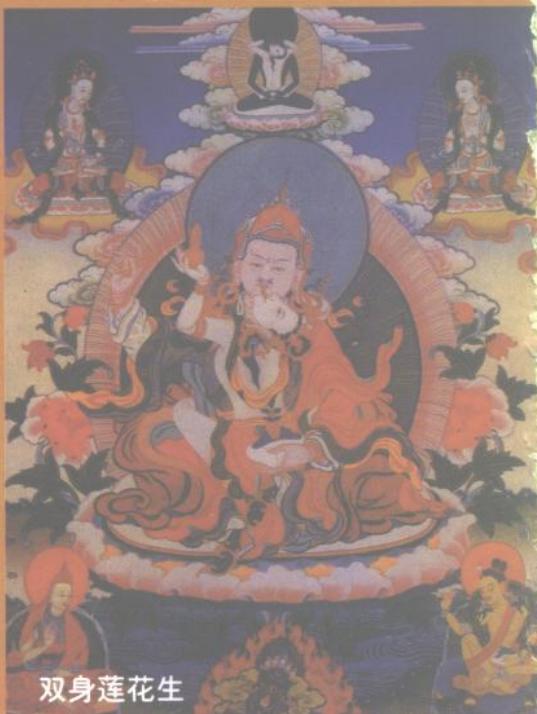
白度母



绿度母



堪洛却松



双身莲花生

24/90/03

目 录

藏文字的拼写和发音	(1)
译者序言	(3)
作者序言	(28)
第一章 吐蕃的前弘期佛教	(33)
1. 起源	(33)
2. 吐蕃前弘期佛教不同教派的共存与对立	(39)
3. 度化僧侣、修建寺院、向寺院布施	(45)
4. 吐蕃、印度和汉地教派	(50)
第二章 吐蕃的后弘期佛教	(55)
1. 佛教的复兴	(55)
2. 仁钦藏卜和阿底峡	(61)
3. 建筑大寺院	(69)
第三章 西藏喇嘛教的基本特点	(72)
1. 教理基础	(72)
2. 最重要的教派	(78)
3. 各教派之间的对立以及他们在吐蕃政 治史上所占的地位，达赖喇嘛的尊号	(89)

4. 大师（喇嘛）的个人行为	(95)
第四章 西藏主要教派的教理	(100)
1. 共同的先决条件	(100)
2. 曼陀罗乘	(104)
3. 受度和灌顶仪式	(110)
4. 法身、幻身和智慧身	(112)
5. 心和光明	(123)
6. 觉囊巴的教理实质	(128)
7. 噶举巴的教理	(132)
8. 从无上续部看密教感受	(134)
9. 宁玛巴的教理	(140)
10. 断教派	(154)
11. 总结：喇嘛教解脱教理的特征	(161)
第五章 僧侣、寺院生活、宗教历法和节日	(181)
1. 寺院僧众的组织、等级和职能	(181)
2. 宗教节日历法和宗教节日	(226)
3. 隐修生活	(238)
4. 寺院财产及其管理机构	(243)
第六章 西藏的民间宗教	(250)
1. 基本特点	(250)
2. 面对神魔势力的人类	(261)
3. 人类和房宅的保护	(281)
4. 灵魂	(284)
5. 死亡	(290)
6. 神香和焚香	(297)
7. 对未来的幻觉：对一种行为	

的吉祥或不吉祥预兆的研究	(300)
8. 财产和畜群的保护	(304)
9. 最终的观点	(305)
第七章 西藏的苯教	(315)
西藏宗教大事年表	(366)
参考书目	(377)
1. 藏文史料之部	(377)
2. 著作和论文之部	(383)

藏文字的拼写和发音

在对藏文术语和词汇的转写中，我沿用了伯戴克（L. Petech）提出的原则，惟一的区别仅仅是我在辅音前使用了 a 而不是'。此外，我在所属格的形态中取消了' 这个符号。例如，我由此写作 Pai，而不是 Pa' i。

字母 S 的读音如同 Sch，字母 Z 的发音如同法文中的 j。

浊塞辅音（g、j、d、bz）处于一个词（也就是一个音节）的开头处时，原则上应该读作清辅音（k、c、t、p、ts），但其音调要低一些。写于前部（g、d、b、m、a）或上部（r、l、s）而作为声母辅音的前缀音节不发音（惟有 Lha 除外，读作 hla），但却保持了浊塞辅音固有的真正意义。如 gan 读作 kang，而 sgan 就应该读作 gang。

y、r 和 L 等继声母辅音之后的音素会导致出现某些变化。pya、p' ya 和 bya 都颚化或 ca (tcha) 和 ja (dcha)，mya 颚化为 na。kra、tra 和 pra 三者均读作软音 ta，同样也如同 k' ra 和 p' ra 读作 t' a 一样。gra、dra 和 bra 均读作 da，sra 读作 sa。当 l 出现在一个辅音之后时，该辅音就变作哑音了：bla—ma 读作 lama，rlun 读作 lung，惟一的例外是 zla6 读作 da.

尾音中的 d、l 和 s 要变成哑音，但却会引起音节的变化：brgyad、rgol 和 lus 分别读作 gya、go 和 lu。n 也会出现某些变

化，但该字母本身却保留下来了，如 brstan 读作 tsan。

(见伯戴克于《东方学丛刊》第 1 编，第 5 卷，第 5 期中发表的文章，莱敦 1966 年版，第 347 页)。

译者序言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 (Giuseppe Tucci, 1894 – 1984 年) 是当代最著名的藏学家之一，他甚至可以算作是意大利现代西藏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国际藏学界非常注重的一个物。

图齐于 1894 年 6 月 5 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 (Macerata) 城。他与 16 世纪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 – 1610 年) 是同乡。他在这个小城中完成中学学业后，便考取了罗马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自己的学业，于 1915 年 12 月投笔从戎，在军队中服役。1919 年，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退役，同年于罗马大学文学系毕业。图齐大学毕业后较长时间地在国会图书馆中工作。1925 – 1930 年间，他在印度的森蒂尼盖登 (Shantinektan) 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与工作，讲授汉文和意大利文。1929 年，图齐当选为意大利科学院院士，1930 年 11 月，他应聘在那波利 (那布勒斯) 东方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1932 年 11 月，他又被聘在罗马大学文学系和哲学系任教，讲授印度与东亚的宗教和哲学。他 1969 年从罗马大学退休之后，于 1970 年被聘任为名誉教授。

1933 年，图齐先生发起创建了意大利的东方学机构——中东和远东研究所，并于 1947 – 1978 年间任该所所长，从

1979 年起又任名誉所长，直到逝世为止。

图齐先生一生中创建了意大利的几家著名的东方学刊物。如《宗教起源》(1921—1924 年)、《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集刊》(1936 年，后于 1937—1943 年间更名为《亚洲》)、《东方与西方》(1950—1978 年，他长期任主编)。他从 1969 年起主编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亚洲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心的《报告与论集》丛刊；1969 年，他主编该研究所艺术品修复中心的《修复》丛书。1950—1975 年间，他又出任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新技》丛书主编。

图齐于 1929—1948 年间，先后 8 次入藏考察。在 1950—1959 年间，6 次赴尼泊尔从事科学考察。他自 1955 年起先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 (Swat) 河谷地、1957 年在阿富汗、1959 年在伊朗等地区从事考古发掘。他将自己一生中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意大利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了。曾先后访问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印尼、日本等国，举行学术报告会。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意大利罗马大学设立了中东和远东研究所，以研究西藏为中心，同时也涉及到了印度和西域地区。该所由图齐主编出版《罗马东方丛书》，陆续发表了大量藏学著作。

图齐先生于 1984 年 4 月 5 日逝世于意大利的蒂沃利 (Tivoli) 市，享年 90 岁。1985 年，意大利《罗马东方丛书》出版了纪念图齐的专刊号《纪念图齐》，全面介绍了图齐的一生与学术成就。

图齐一生中有关西藏学的专著有 10 多部，论文 100 多篇。

图齐的藏学名著是《西藏的画卷》(3 卷，罗马 1949 年

版)。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此书第1卷是对西藏画卷(唐卡)历史背景的描述,从朗达玛灭佛一直讲到帕木竹巴王朝的衰亡。第2卷是对画卷本身的研究,附有藏文典籍《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史》、《夏鲁世系史》等书中的珍贵资料。第3卷是唐卡画的照片。图齐的《印度-西藏》(7卷,罗马1932-1941年版)被西方藏学界奉为藏学宝库。

在图齐先生众多的藏学著作中,《西藏的宗教》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原来是作为由克里斯特尔-斯罗德(Christel-M. Schrider)博士主编的《人类宗教丛书》之一种而撰写的。他的这部书与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ssig)的《蒙古的宗教》合订为一册,于1970年在当时西德的斯图加特以德文译本出版。此书刚一出版,便轰动了国际藏学界,各国学者争相评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法国的哲学博士萨耶(Robert Sailley)于1973年将该书译作法文在巴黎出版(本汉译本即根据萨耶法译本翻译)。1980年,该书于伦敦出版英译本。1976年,该书的意大利文本在意大利出版。至于本书的原始文本,至今仍是一个迷。因为现在有的德、法、意、英诸文本中,每种文本均自称是从另一种文本翻译的,甚至包括意大利文本也如此。很可能是图齐先生最早用意大利文写成全书。后来的各种译本均由图齐先生校订,适当增补,故形成这种无“母本”的现象。

值此《西藏的宗教》一书汉译在中国出版之际,译者不揣谫陋,对该书的内容作一简介,以使读者有个梗概性了解。

《西藏的宗教》一书共分7章。第1章首先介绍了吐蕃佛教的起源。西藏人认为佛教是于松赞干布(卒于649)时代传入吐蕃的,西藏各教派均奉该赞普为吐蕃王朝的创始

人。还有一些人则断言吐蕃第一次接触佛教发生在拉脱脱日赞普时代，他是松赞干布一个遥远的先祖。吐蕃的佛经和佛教象征物是自天而降的，当时中亚和印度的某些高僧们曾到达过吐蕃。松赞干布皈依佛门是由于他受其来自尼婆罗和唐朝两位王后的影响。唐朝文成公主携去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并将之供于小昭寺内。同样，大家也把携去米居多言（不动金刚）的雕像和建造大昭寺的功劳归于了他的尼婆罗王后。但事实上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主要是墀松德赞（756—797年）时代，桑耶寺正是在这个时代建成的。当然这也不是某种偶然决定，而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当时两个人起了重要作用，其一为巴地的巴赛朗；其二为来自汉地的“上师”或“和尚”，他曾陪同幼年的墀松德赞玩耍。除了这两个集团之外，以莲花生与毗卢遮那为首的另外两个派别在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亦曾起过重要作用。

对于吐蕃前弘期佛教各不同派别之间的共存和对立问题，作者认为吐蕃佛教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派别，即一方偏爱印度佛教，而另一方则更主张实施汉地佛教。巴赛朗很可能就是益西旺布（天资智慧），他曾赴印度和尼婆罗并向莲花生和寂护发出了邀请。寂护可能遭到了失败，所以才把莲花生请到了吐蕃。莲花生在吐蕃传播佛教的作用远没有晚期史料所赋予他的那样大，他不大关心建造桑耶寺，由于被谋杀的危险而迫使他离开吐蕃。仅仅到了吐蕃佛教的后弘期，莲花生的巫士形象才得以改善。吐蕃宗教在围绕他的问题上形成了许多假设的故事，形成了一部以驱魔为基础的浪漫史诗。中国天朝则支持上师一派，希望

在吐蕃传播禅宗佛教。吐蕃对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自由开放的。分别来自汉地、印度和中亚的祖师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思想家、辩证论者、文法学家和密教大师。因此，吐蕃佛教在开始时只触及到了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上层，发展佛教的动力也只能来自上层。汉人、中亚人和印度人联合翻译佛经。藏传佛教在前弘期仅限于崇拜菩萨、辟支佛和声闻；所有不崇拜三宝的人都将转生到地狱或厄运之中；他们注重羯磨教理和积累功德，修习十力、四谛和十二因缘论。

对于吐蕃度僧、建寺和布施问题，图齐认为吐蕃最早是在 779 年左右开始度僧的，修建了作为举行宗教仪式的地点、教育机构和译经中心的寺院。寺院由堪布主持。他是佛陀之法的代表人和捍卫者，由赞普选封，行使寺主职务并拥有很大权力。这一整套制度激起了与宫廷及传统政治组织的严重对立。寺院逐渐具有了法人资格，拥有田产、动产和依附寺院的僧产。寺院也参与经商。从筑桑耶寺到热巴津执政年间，寺院中的布施越来越多，它们成为一股新崛起的力量，再加上它们享有免税权和免服兵役的权力，从而使国家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朗达玛的抑佛具有非常深远的经济、政治背景。

图齐对在吐蕃存在的印度和汉地佛教教派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赴雪国的印度僧人并不属于同一教派，早在寂护和莲花生之间就存有严重分歧。寂护不仅是大乘宗的信徒，而且也从事密教相处持。继莲花生之后赴吐蕃的是成就派、瑜伽和巫术的特殊教理。据汉文史料记载，墀松德赞在桑耶寺僧诤会支持自汉地传入的禅宗。禅宗信徒在热巴津时